

理經總省全北河
行銀貨國國中津天
路號八界租法址行
○五一四局三話電
處事辦
口吏子街單
二一二二局二話電
處事辦平北
號五甲街盤棋內前
二二八局南話電
店票銀各
售均行錢銀
有商號行

但本德以流氓性成，且每日無所事事，漸與宵小伍，不時赴賈局中小試，初肉以爲常，久則欲罷不能，而以所入無多，何能供其常需，久則之以身懷奇技，故遂懷竊念，於賈資竭絕時，偶往各富家行竊，因其手法靈敏，且又外表斯文，視之絕非類盜竊者，故於地方雖作案累累，而未嘗破案，幾幾，其母死，本德子然一身，更無忌憚，遂終日流連於各賭場中，五城之各大賈局，莫不以其足跡，在各賈局中，出入風雨，蓋其人性豪爽，每賭輸，則付錢而去，贏則持其半，以其半分賄各窮人，故賈局中

然微服歸家，道經北馬路某巨宅，頭朝府第，正法視窗，一轎車由西駛至，即停門外，一貴婦服飾華貴，態度雍容，由僕婦扶掖下車入內。本德見之，不勝羨美，遂懷竊念。乃暗詰之而去，按貴婦景姓，爲福州將軍景某之夫人，行三，是貴婦咸稱之爲三夫人。夫故居端，其弟景漚，即現左翼總兵，是日係由娘家返回，隨將衣飾換下，並將所戴之銀子帽，上放有貴重寶石，收入帽盒，放置於堂屋木炕中，畧息，乃就寢。因臥於置初夏，天氣酷熱，其婢某爲園京某，即息臥於木炕上，行日晨起，景三夫人盥漱畢，因仍須赴娘家人，便盥盥等侍坐穿衣，復向木炕中取出帽盒，揭開帽盒蓋，則銀子帽早已不翼而飛，主僕皆大驚，景三夫人疑爲婢婦所竊，大怒，逼責該婢，並謂昨晚人睡時，乃倉皇覓小婢將此帽放於盒中者，且木炕向有人睡於其上，（未完）

彩霞，龍眠草，想
 當這夜，故其「衆一
 脫，唱上沉著，在淨裏
 可執手，即內行都
 交莫不掩口而笑，一
 發亮，倍好看，一般
 係，將三子煩惱書行刺
 赤，魏三，大，因爲書
 着，得同座兄弟們個個
 同伴云，這席豬八戒
 有一東洋話，大拭其
 花，吃緊關，只與那
 花，吃緊關，只與那

龍老四，隔座，漂亮青
 年，大打，同行，在華時
 門，首云，晚上十點，李准去
 年，勸人九度，而別，該青
 楊柳，手，字，堂，時，台
 楊柳，手，字，堂，時，台
 剪一女，年，梳，髮，與，一
 剪一女，年，梳，髮，與，一
 哥，哥，女，那，是，幹，嗎，太
 哥，哥，女，那，是，幹，嗎，太
 還不明，白，嗎，上，那，佛，手，你
 還不明，白，嗎，上，那，佛，手，你

書尾另有一跋云、（原本有塗去者、闕之）
 「此傳、余千辰歲、其在口口館人處見之、賞其
 詠讀、遂借錄之、其人初口口與、以爲淫詞也、
 余曰、淫者見之謂之淫、文者之謂之文、
 亦在乎人之領取爾、吾賞其寫撰委之、能出
 以雅馴、秀覺婉然、文思、不易情、安可因其
 悉、廢駢、非雜、世文、不易情、安可因其
 事、而廢其文、哉、且日下統緒、弟弟、於此等事、
 皆不識其文、而文者又居庸、其淫哉、又吾鄉
 正不識其文、而文者又居庸、其淫哉、又吾鄉
 曾隨侍數載、不聞有游擊周姓者、惟有督督口
 口、字口口、與其尊君有舊、性好文、

者盡興。有原，故爲此以誘之，或曰：此好事者爲之，實皆作虛烏有之說也。癸之不足深辨，當作山海經博物志讀之可矣。癸及十月，中流傳，中尙有描寫遲足一段，頗佳，惜抄至此手已疲，未及再錄，仲勸友命抄別寫一本存之，現友又他去，不知此書已否錄副也。(完)

根本治療 各期梅毒急性性淋瘡下疳白帶等
 痛病性病速到
 愈里正康赴朝家
 姓淋瘡下疳白帶等
 痛病性病速到
 愈里正康赴朝家

持)凡初在本所診治者診費免收(戒煙)備有(不
的)靜脈注射短期戒煙(時間)上午九時至晚九時
(電話)三三九三(地址)坡界二十六號路一一八
亞醫院對過(即綠牌電車道)
主任醫師劉詔忱 醫師殷壽增

天津物華樓金銀店
珠寶鑽石貨真價廉金銀
首飾成色十足器皿物品
式樣新齊

總店 大戲院對面新明
二〇五九
分店 法租界春和戲院
三三七

四行儲蓄會

(定期儲金) 期限二年 年息五厘
 七厘紅利 照分
 (分期儲金) 二十五個月 滿期
 利息五厘 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計息五厘 十年滿
 期按利計算 紅利照分
 (活期儲金) 隨時存取 可分
 紅利

特設保險庫 出租保管箱
 本會分界中街北巷七號
 本會分界中街北巷七號
 大坡大馬路中街北巷七號
 各地營業處 中街北巷七號
 銀行均能代理

寫在再再水君 藍牌車上

看雄風之後

稻香齋主

余觀再再水先生，「藍牌車上看雄風」一段新聞，不由地觸動了我的腦子，不得我起來一椿故事，少使我想起來。

俾問者諸君，得悉此事亦為余親眼所見，如果道途途說，決不敢輕於捉筆，妄造匪言，恐傷陰騭。

行過目的地，免不了也就多耗時間，在一個瞬息的工夫，車抵東長安街，售票夫將車門開放，一般乘客尚未及下車之際，忽然由外面闖進一位南人，此人身着類似保羅的一套洋服，足登一雙黃色的革履，帶一付陰黑不黑，似黃不黃的克兒克斯眼鏡，

但本德以流氓性成，且每日無所事事，漸與宵小伍，不時赴賈局中坐，初肉以爲常，久則欲罷不能，而所以所入無多，何能供其常需，久之以身懷奇技，故遂懷竊念，於賈齋蹣跚時，偶往各富家行竊，因其手法靈敏，且又外表斯文，視之絕非類盜竊者，故於地方雖作案累累，而未嘗破案，幾幾，其母死，本德子然一身，更無忌憚，遂終日流連於各賭場中，五城之各大賈局，莫不以其足跡，在各賈局中，出入風雨，蓋其人性豪爽，每賭輸，則付錢而去，贏則持其半，以其半分贈各窮人，故賈局中